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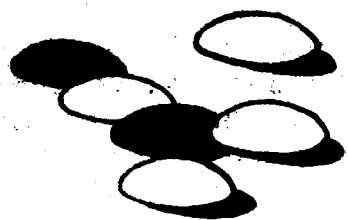
电影文学剧本

一盘没有下完的棋

洪洲 康同 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I'235.7/55



一盘没有下完的棋

洪洲 康同 著

中

1980年1月

内 容 说 明

这是一个描写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真挚友谊的动人故事。

“江南棋王”况易山怀着“鹏飞”之志，希冀振兴祖国的围棋事业。解放前世道危艰，他历尽坎坷，饱受欺凌，遂送儿子况明去日本深造。况明虽受到况易山棋友山田次郎热忱的培养、指教，但不幸病逝异国，抱负终难实现。况易山心灰意冷，遁世出家。一个偶然的时机，他亲聆陈毅军长的启迪，顿开茅塞，重又“起死回生”。

解放后，中日棋艺频频交往，经陈老总的点拨，况易山将全部心血倾注于“继承发扬，专赖后昆”——培养接班人。他的学生徐展第一次赴日比赛，即取得优异成绩。为此，山田次郎全家与况易山均感异常欣慰。

正当我国围棋这门古老的传统技艺捷足长进、兴旺发达之际，却被“四人帮”践踏，人才被摧残。粉碎“四人帮”后，围棋方始复苏，棋艺水平得以迎头赶上。通过况易山的生活道路，形象而深刻地揭示出“国运昌，棋运亦昌；国运衰，棋运亦衰”的真谛。

本剧题材新颖，情节生动，在艺术构思和人物塑造方面颇有特色。

一盘没有下完的棋

中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印 刷 一 厂 印 刷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31 1/2 插页：2 字数：62,000

1980年8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0,500册

统一书号：10061·344

定价：0.32 元

1 北京某宾馆·大厅

围棋盘特写。盘面上的棋已近终局。一只手执黑子投下，少顷，对面另一只手执白子投下。

棋盘旁边挺立着小幅的中日两国国旗。中国国旗下的名签上写着：“徐展”；日本国旗下的名签上写着一个日本棋手的名字，并注有“九段”字样。

许多中日棋手和来宾围在这台棋桌的四周。大厅里其余十几台棋均已比赛完了，只有少数棋手散落地坐在几台棋桌旁边，复盘研磋。远处，紫红色的帷幕上挂着“一九七八年中日围棋比赛”大幅横标。

近三十岁的徐展用一把很旧的折扇抵住下巴，眼光盯住棋盘。旁边传来裁判员轻微的读秒声：“三十秒……四十秒……五十秒……”徐展拿起一枚黑子粘了一劫，随即打开折扇扇起来。

对面的日本棋手两手扶着双膝，眼光在棋盘上扫视，并轻轻地点着头。裁判员的读秒声：“三十秒……四十秒……”日本棋手拿起一枚白子收了最后一个官子，直起上身，拿起桌上的茶杯。

裁判员开始数子。

周围的棋手和来宾关切地注视着棋盘。

裁判员边数着盘上的棋子，边轻声念道：“一百六十，一百七十，一百八十……三。还白棋两个半子，一百八十个半。”他提高声音宣布：“和棋。”

周围立时响起掌声。静穆、紧张的气氛被打破了。

徐展和日本棋手同时站起身，伸出手。

一个记者急忙举起照相机，抢下双方棋手满面笑容紧紧握手的镜头。

徐展和日本棋手坐下来，开始复盘。

一个记者走出围观的人群，看了看手表，对几个年龄不等的中国棋手：“这盘棋，整整下了十个小时，可真够长的。”

一个年轻棋手：“日本国内有的比赛，双方可以各走十小时，那就要下两天。”

记者显出了惊愕的表情。

一个老棋手：“日本围棋史上有一盘棋，从头一年秋末到第二年初春，下了三个多月。”

记者更为惊愕，半晌才说：“那是世界上下得最长的一盘棋了。”

“不。”一位老者应声说，“记者同志，如果你有兴趣的话，请来看看这盘棋。”

2 休息室

老者将记者引到一些中日朋友正在围观的一套沙发前

面。

茶几上摆着刚刚布局的一盘棋。

坐在单人沙发上的一位年近八旬的日本老棋手山田次郎把一枚白子摆在“天元”^①，说：“当时，我只走到这一步，就……”^②

坐在山田次郎对面，蓄着半尺长银须的中国老棋手况易山会心地笑了：“后来通信，还接着摆了十几着。”

山田次郎和况易山递次投了十几子，就止住手。两人对视，感慨万千。

立在一旁的老者对记者说：“这盘棋，是他们在二九二几年下的。到现在五十多年了，还没有下完……”

记者和围观的人们把惊愕异常的眼光转向棋盘。

只摆了四十几着棋的棋盘特写。

古琴主奏的乐曲声起。

以棋盘特写为衬底，叠出片名：

① 棋盘中心的交叉点名“天元”。布局阶段即在“天元”投子的下法不常见。

② 剧中人对话，一般均用本国语言。中日双方的对话，有译员在场时，由译员同时翻译给对方；无译员在场时，为日语打中文字幕，日本人（包括在日本学习时的况明）之间的对话全部打中文字幕。

一盘没有下完的棋

3 北京·什刹海

琼岛白塔。

什刹海岸边僻静而古老的街道。街道两旁摆有卖烤肉、豆汁、莲子粥之类的摊子。轿子、人力车间或穿过。

4 茶楼

一座茶楼的楼窗敞开着。窗内的方桌上，摆着一张围棋盘。方桌左右，刚刚落座的两个衣着不甚考究的中年人，各自从口袋中取出一张小额钞票，压在棋盘下面，然后开始摆棋。从这张棋盘上方望去，可以看到七八张棋桌。年龄不等，身份各异的棋客，有的默默对弈，有的静静观棋，整个楼内只听见或紧或慢的棋子落盘的声响。

楼梯口走上两个穿长衫的人。一个是只有二十几岁的况易山，另一个是比他年龄稍长的关小舟——可以看得出，几十年后他就是片头为记者介绍情况的那位老者。

关小舟陪着况易山在棋桌间穿过，不时停下来观看桌

上的棋局。人们见到况易山，都恭敬地打着招呼。

一张围了许多看客的棋桌。桌旁坐着的一个消瘦的棋客将一枚白子投在盘上，接着提掉了许多黑子。

对面坐着的是一名纨绔子弟。只见他满脸通红，伸出胳膊，哗啦一声将盘上的棋子全部拂到盘下，粗声粗气地说：“认了，再来一盘。”说着拣起四个黑子，摆在盘面四角的“星”上。^①

消瘦的棋客掏出怀表，看了看，为难地：“哎呀，不行了。庞都督快起床了。”

关小舟悄悄对况易山说：“庞府上的清客，迟紫东。”

纨绔子弟喘着粗气：“那，明天。”

迟紫东笑了笑：“明天更不能相陪了——庞都督六十大寿，特意办了棋会，遍请京师棋界名流。”他看了看围在桌旁的看客，自得地，“再者，刚刚来京的日本国棋手山田次郎先生也要赴会哪。”他将怀表揣进怀里，对无可奈何地生着闷气的纨绔子弟，客气地：“改日，改日。”他慢慢掀起棋盘。

棋盘下，放着两张巨额钞票。

迟紫东的手拿起钞票，揣入怀中。

况易山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① 围棋对局，双方水平相差过大，根据彼此商定的数目（通常是二子、三子……至九子），由水平低的一方在对局前先在棋盘的星座上摆上黑子，由水平高的一方执白先走。这种对局被称做“让子”棋。

5 关小舟家室内

“孔夫子在两千多年前就说过：‘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不有博弈者乎？’”况易山坐在一把藤椅上，出神地望着手中打开的折扇，象是在自言自语，“那个时候，同围棋并列的博，是一种游戏。如果把它演绎为赌博的话，放到现在可就应时了。”

关小舟在一旁正指导一个少年修补古琴，听到这里便搭言道：“据我所知，棋馆里那些赌小彩的倒也是为了生计。有的棋手，棋盘上的胜负就决定着他家饭锅里的有无啊。”

况易山：“赌博的工具也罢，谋生的手段也罢，总而言之，围棋这门艺术在中国是已经败落了。”

关小舟止住手，抬起头，先是看到了况易山显得有些悲凉的眼光，继而看到了他手中的折扇。

扇面上醒目地写着两个苍劲有力的毛笔字：“奋飞”，落款处写着：“父字”。

关小舟站起身，擦擦手，把况易山手中的折扇拿过来，看着上面的两个字，若有所思。

况易山低下头，小声地解释说：“先父在世时，曾经几次同日本棋手对弈，可是终不能取胜。他常说，‘围棋，是从中国传到日本的。唐朝的时候，国手顾师言与日本王子对弈，只走三十三着，王子就瞠目缩臂而败。可是到了今天，偌大的中国竟无一人能胜日本高手，岂非羞耻！’

到了晚年，他就给我写了这样两个字，还说，‘如果你也奋而不飞的话，就把这扇子传给你的儿子。’”

关小舟敬重地将扇子折好，递在况易山手里。他将已经修完古琴的少年让到另一个房间，自己在屋内踱了两步，停在况易山面前：“老弟，你此番北上来京的用意，我十分明白。我也很乐于成人之美。不过，有一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况易山立起身，真挚地：“请仁兄直言。”

关小舟：“凡事总要刚柔相济，千万不可失之太刚啊。”

况易山似解非解地望着关小舟。

关小舟伸手抚了抚桌上的古琴：“就以这七弦琴来说，本来是‘不是知音不与弹’的。可是那庞都督为人粗俗，根本不懂音律，却自诩风雅，要我在他下棋的时候弹琴助兴。这简直是对古琴的亵渎……”

况易山扶住关小舟的肩头，感激地：“我知道，关仁兄屈就应诺，完全是为了我能得到面会山田次郎的机会。”

关小舟将况易山扶坐在藤椅上：“我是就琴说棋。那庞都督棋份甚低，可是被身边的清客捧得忘乎所以，无论同谁摆棋，他都要执白子，而且非赢不可。明天他如果要同你对弈，你无论如何耐住性子，输他一盘。”

况易山梗着脖子，没有答话。

关小舟耐心地：“你我此行，意在山田哪。”

况易山想了片刻：“要是下一盘和棋呢？”

关小舟：“那倒也无不可，不过……还是以输为好，特别明天正是他六十大寿。”

6 庞府客厅

一对红烛燃得正旺。红烛后面是一个硕大的金光闪烁的“寿”字。

寿堂四周，挂着许多红底金字或金底墨字的寿幛，显得富丽堂皇。三三两两的达官显贵间或在堂间穿过。不远处传来京剧《大赐福》的锣鼓声和念唱声。

况易山和关小舟被人引着穿过寿堂。

况易山悄声问：“庞都督已然退出政界，生日还如此排场？”

关小舟：“他现在也还是段执政的台柱子哪。”

7 庞府花园

锣鼓声隐约可闻。

况易山和关小舟穿过假山间的曲径短桥，来到一座阁楼前。

关小舟指了指阁门上方，况易山抬头望去。

一架横匾上写着：“四艺阁”。

8 阁楼内·画室

一幅福、禄、寿三星图摆在画案上。

正在提笔做画的老年人看到关小舟和况易山来到身边看画，便点头招呼，随后又摇摇头，脸上显出一丝苦笑。在他四周的画案旁，十几个老年人和中年人，有的行书做画，有的饮茶闲谈。

关小舟和况易山别过做画的老年人，走上楼梯。

9 阁楼上·棋室

光头蓄须的庞都督坐在一张紫檀木八仙桌旁，正同迟紫东对弈。周围或坐或站散落地围着许多棋手、清客。远处琴案上放着一张古琴。天气很热，人们大都扇着扇子。几个侍女向客人们分送手巾把。

两个侍女立在庞都督身后，提线木偶般地为他打着团扇。

关小舟将况易山让在琴案旁边的一张椅子上坐下来，远远地望着桌上的棋局。

庞都督收了盘上最后一个官子。盘面上棋子满布，密密麻麻。

一个年纪稍轻的棋手上前要给数子。迟紫东将他拦住，自己卷起老长的袖口，将棋盘调转一个方向。

庞都督望着迟紫东的动作，莫名其妙。

迟紫东：“庞都督，您仔细看。”

棋盘特写：迟紫东的手拣去盘上一些“死”掉的黑子，于是，在散散落落的白子之间，一排排的黑子便呈现了一

个不大规整的“寿”字。

“噢！”庞都督惊喜地叫起来。

棋桌旁响起一阵赞叹声和恭维声。四周散坐的人们也立时围拢过来。

关小舟和况易山诧异地望着被围起来的棋桌。

庞都督兴高采烈地：“迟紫东，哦，紫东老弟，你真有一手……”他不顾自己词汇贫乏，踉跄文地，“绝而绝妙的……绝艺呀！”

迟紫东故意推托地：“哪里，哪里。您走一步，我应一着。要不是您寿星高照，这棋盘上，怎么能显出个‘寿’字来呢？”

“哈……”庞都督笑着，“赏！”

一个侍女端过一个托盘，上面放着许多大红纸包。庞都督从中拿过两个纸包递给迟紫东。迟紫东喜出望外，拱手相接。庞都督兴起，又递过一包。迟紫东受宠若惊，双手一抖，一个纸包掉在地上。

纸包破碎，滚出许多银元。迟紫东连忙蹲身去拾。

庞都督站起身，接过另一个侍女递上的手巾把，擦着脸，慢条斯理地：“山田次郎，还没有来？”

一个清客：“已经派车去接了。”

庞都督：“他，是几段哪？”

一个蓄着花白胡须的老棋手站在一旁，毕恭毕敬地：“五段。”

庞都督用拿着毛巾的手点着迟紫东等几个棋手：“你，你，你，几位高棋，胜他而如何？”

蓄着花白胡须的老棋手：“依老朽愚见，京师棋界恐无山田对手。”

一片寂静。

突然传来关小舟的声音：“恕我冒昧，推荐一名后起之秀。”

众人寻声望去，只见关小舟正引着况易山向前走来。

庞都督仔细地打量着况易山：“什么人哪？”

关小舟：“江南棋王……”

况易山急忙抢过话头：“不敢当。不过是棋界后生况易山。”

庞都督：“嗯，倒是早有耳所闻。你，什么时候上京的？”

况易山：“到了四五天了。”

关小舟：“几天来，况易山会了一些京师高手，无论执黑执白，除两盘和棋外，全都取胜。”

庞都督面露喜色：“那么今天就请况先生与山田对第一局，如何？”他慢慢扭过脖子对迟紫东：“山田次郎姗姗而不来迟，咱们能不能再摆它一盘？”说罢又看了看况易山。

迟紫东会意：“那么，是不是请况先生陪您一局？”

众人怂恿附会。

况易山思忖片刻，起身走到八仙桌旁。

侍女上前，要收拾盘上的棋子，被蓄着花白胡须的老棋手止住。侍女领悟，将有“寿”字的棋盘放在一边的条案上，另取过一副棋具。

庞都督兴致勃勃地对关小舟：“古琴家，弹奏一曲而如何？我最主张提倡国粹艺术。这阁楼内，是棋书画琴缺一而不乃成为其四艺阁的。啊？”

关小舟忍住脸上就要露出的苦笑，看了看况易山，不卑不亢地说：“都督今天六十大寿，我辈理当遵命。”

况易山将装着白子的棋盒推到庞都督面前：“都督年长，就请执白。”他从容坐下，拿起一枚黑子轻轻地投在一个角的“星”上。

庞都督习惯地使劲在棋盘另一角上拍上一枚白子。

关小舟坐在琴案后面，闭目冥思片刻，便展手弹起琴曲《墨子悲丝》。

远离棋桌的两名棋手悄声问答：“他弹的是什么曲子？”“墨子悲丝。”“嗯？”“丝体本清白，染则或黑或黄。墨子见状悲之，乃做此曲。”“唔……”

凄清委婉的琴曲声，伴着远处不时传来的京剧锣鼓声和棋桌上不规则的落子声，和成了一种奇特怪诞的旋律。

10 庞府花园

几个人陪着身穿和服的山田次郎，穿过假山间的曲径

短桥，向阁楼走去。

11 阁楼上·棋室

山田次郎被人引上楼来。

一些棋手迎上。有人要给庞都督引见，被蓄着花白胡须的老棋手止住。他伸手将山田次郎让在离棋桌不远的椅子上就座。

庞都督全神贯注在棋盘上，他思考良久，重重地拍上一子。可是在况易山刚要走棋的时候，他又将棋子拿了起来，放在盘上另一个地方。况易山看了庞都督一眼，几乎不假思索地轻轻应上一着。如此你来他往，庞都督几次悔棋，况易山都默不作声，只是眉头越皱越紧。

山田次郎注视着况易山。旁边一个翻译模样的人低声向他介绍。山田次郎发现了条案上摆着“寿”字的棋盘，莫名其妙，便向翻译询问。翻译向近旁的棋手问过之后，笑着对山田次郎讲些什么。山田次郎的脸上显出了鄙夷的神色。

棋桌旁传来一阵轻微的赞叹声。山田次郎向棋盘望去。

庞都督从盘上提掉几枚黑子，踌躇满志地对身边的棋客说：“此着如何？”

迟紫东阿谀地：“称得上是天来妙手。”

蓄着花白胡须的老棋手逢迎地：“看来，在庞都督的飞棋之下，江南棋王也要略逊一筹啦。”

“哈哈……”庞都督得意地笑着。

“嘿嘿……”棋客们恭维地笑着。

况易山略显愠怒的眼睛凝视棋盘。

棋盘上出现了凌乱的叠影：

迟紫东自得地微笑着的脸；

蓄着花白胡须的老棋手习惯地陪笑着的脸；

打团扇的侍女勉强地呆笑着的脸；

侍女的手有节奏地打着团扇；

侍女的手恭敬地递着手巾把；

迟紫东纤瘦的手从棋盘上拣起“死”掉的黑子；

摆着“寿”字的棋盘扩展开来，充满了整个画面……

况易山向前凝视的眼睛痛楚地微微合闭。他慢慢低下了头。

庞都督的画外音：“江南棋王，我等你片刻而良久啦。”

况易山睁开眼，但是仍然低着头。

迟紫东的画外音：“况先生，这一盘干脆就认了吧！”

况易山抬起头，脸色显得有些紧张。他缓缓地从棋盒里拿起一枚黑子，投在一片白阵里面。

庞都督奇怪地向棋盘望去，不屑地应上一着。

况易山成竹在胸，又投下一子。

山田次郎关注地望着棋盘。

周围的棋手显得有些慌乱。